

MEI
CHAO
AN

大数春颜著

美钞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美 钞 案

「日」大数春颜 著

童心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北京

(京)新登字 097 号

责任编辑:文 兴

版式设计:维 理

美 钞 案

[日]大数春颜著

童 心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怀柔县峪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一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7-5043-1717-9/I·158 定价:3.45 元

《美钞案》内容简介

化名为铃木的职业杀手，生性贪婪，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敢干。他每次受雇都干得顺手，连警方难以解决的问题他都会成功，故而名声大震，八面威风。

黑道巨头弗雷德为追回一笔巨额伪造的美钞，不择手段，暗设美人计，并伪造铃木奸尸案，迫使铃木听从他的调遣，并付给铃木巨额报酬。

铃木潜伏距全日本广播电台附近的饭店，窃听到一家地下俱乐部的兑换假钞活动，与弗雷德派来的瑞典女模特多罗西一道装扮成职业赌徒，用假美钞作赌资，在俱乐部大赌狂赌，果然引起赌场老板注意，他被请进秘室，铃木反客为主，用枪胁迫老板，交出金库钥匙，追查到一大笔假美钞、假日元。

尔后又让俱乐部老板引路，去到避暑山庄找到假钞案知情人黄左，用假美钞兑换日元一千万元。黄左又雇佣他去冲绳岛，进一步寻查假美钞窝子，在美军空军顾问处发现重大线索，铃木闯进妓院找到正在寻欢作乐的知情人，欲割断其阳根，知情人遂抖落出真情。

铃木庚即乘坐水上飞机抵达香港九龙，找到假钞制作点，并获取印钞机器，完成使命。

该书情节紧凑，引人入胜，险象环生，是大藪春彦的新近力作，在保持原有风格上又有新的突破。

目 录

内容简介.....	(1)
第一回 钻石的命运.....	(1)
第二回 代理战争	(26)
第三回 手枪的去向	(46)
第四回 猎 鼠	(67)
第五回 追回的伪造美钞	(94)

第一回

钻石的命运

1

从甲州街道进入笹塚的商业街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向左拐，有一幢叫作笹塚新公寓的九层楼。

我在这所公寓的五楼上拥有一套三间的住房，兼作事务所和自己的居室。

这座公寓楼是由一个叫作宝建设的公司建的，我曾替他们追回了被别的公司骗去的票据，所以作为回报，他们特意腾出 501 室，供我免费使用十年。当然啦，我压根儿就没想过十年一过就一声不吭地从这里搬走。只要再让宝建设遇上些麻烦事，比如又是票据被骗、被抢之类的，到时我装出为此事伤透了脑筋的样子，不信他们会轻易让我搬出……。

这天一大早，我特意赶往离住处很远的浅草的银行，在那儿我租有一个小保险柜。我从里头取出一箱 38 口径斯佩谢尔

子弹，一共装有 50 发。然后开动我心爱的柯奇纳·洛特斯返回笹塚新公寓。

这辆能装五人、英国造的小型轿车外观很一般，但它使用调整过的福特·f 柯奇纳的双罩模动盘引擎，其 1.6 升的汽缸可以达到 105 马力。车门后行李厢盖都使用铝材，比钢制的要轻得多；后轮的吊挂架换上了半径臂和螺旋弹簧，即使在赛车时也足够应付。

为了与别的坎瑟尔·柯奇纳车相区别，柯奇纳·洛特斯从前部的挡泥板到车尾部漆有一条绿色条带。不过我把小车整个都涂成很土气的灰色，以便不过分招人注意。

笹塚新公寓充斥着现代化设施，十分豪华和舒适。为此，每户住家每个月林林总总得缴纳二万日元以上的维修保养费。不过这与我毫无关系。

我把柯奇纳·洛特斯车停在了公寓楼的地下停车场，然后特意避开电梯，从楼梯间上到五楼。因没活干的时候很容易运动量剧减，我刚过 35 岁，已开始感到腹部的赘肉开始越积越多，因此一有机会，我就得活动活动筋骨，跑跑步什么的。

我一口气登上五层楼，感觉心跳不是很剧烈。我从胸口处的内兜里取出雪茄烟盒，叼上一支格尔贝佐蒂牌的土耳其卷烟，开始打开房门锁。

一边开着锁，同时习惯性地望了眼门框。出门之前，我总是在门上部和门框上贴一条玻璃带，若不仔细观察，根本看得出来。

原来贴在门上的半段玻璃带已脱落，从门框上耷拉下来。显然，有人在我出门时偷偷进了屋子。

我吐掉香烟，急忙退出门口，侧身紧靠在墙壁边。然后将

钥匙交到左手，右手从左肋部抽出藏在西服下的柯尔特·爱金特式小巧结实的左轮手枪。枪身只有五英寸，为六连发，使用 38 口径斯佩谢尔弹。

悄悄打开房门锁，我随即运足力气踢开房门，门撞在墙壁挡板上，发出轰然的巨响。

我迟疑了片刻，紧接着端着手枪跳进屋子，同时伏下身体。

这屋子是我的办公用房。只见里头三个男子高举双手正对我咧嘴讪笑着。这几个家伙我非常熟悉，我曾受雇于某个组织，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

这三个人都穿着价格很昂贵的深色西装，嘴上叼有哈瓦那大雪茄。这时我才注意到，搁在办公桌上的烟盒的盖子靠在一边，显见是他们的得意之作。

“请您下回动作最好温柔一些，您是不是一向如此潇洒地打开房门的？”

当中那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他长着一副美食家才有的厚嘴唇。这就是三人组的老板田所。

“如果是来向我问好的，就请在我还没让你们再尝苦头之前离开这儿。不过，还请先把烟钱交上。”

我用右手拇指轻轻翘起击铁，然后左手掌将转轮拍得飞转起来，同时慢慢站起身。

左边那个年轻男子见状后，脸上突然绽开了笑容。这是个长身玉立、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他名叫筒井，在撬金库和房门锁方面，堪称一流大家。

“嘿，你，别这么不礼貌地对人笑——。”

田所对筒井教训道，然后朝向我。

“今天我们造访贵处，不为别的，是来谈生意上的事情。请您无论如何也要帮我们一回忙。当然啦，酬金问题请您放宽心，很高，绝对没问题。”

说着，脸上浮现出令人愉快的笑意。

“谈生意之前，我想先搜一下你们的身。请把手扶在墙上。”

我说道，左手将房门带上。

“遵命就是。”

三人背向我，手撑住墙壁。我从他们的脚部一直双手都搜了个仔仔细细，他们的确没有带凶器。

“失礼了。请放松一些，你们已经是我的客人了。”

我说道。

“真是好烟啊。刚才我们还擅自作主看了您的卧室，看来您在酒的方面品味也很高。如能让我们尝几口库尔伯阿捷 V·S·O·P 白兰地酒的话，那就更感激不尽了。这样可以松弛一下吊紧了的胃，刚才被您的手枪正对着，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转过身来的田所搓着手，说道。他边上那个肌肉发达的家伙喉节一动一动地，似乎在吞咽口水。他叫崛川，兼有保护田所的任务。

“请自便吧。我还不知道你们碰上了什么麻烦事来找我，不过，可以把白兰地酒钱算进酬金里，你们尽管喝吧。”

我浅笑着，把枪收好。

各位，我的工作就是帮别人解决明里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不管客人有多么地坏，只要给钱，我照接不误。

我们进了居室，这是间约有 15 叠大的极宽敞的西式房间。我伸腿把昨晚上睡在这儿的女人留在地毯上的内裤踢到沙发下，随后请三人落座。

酒柜放满了酒精饮品，足够开一个小型酒吧，其中包括有二十几瓶苏格兰威士忌的极品。我所以能经受住无数次的跌爬滚打，而没有亡命九泉，应该说也有我从不沾劣质酒的原因在里头。

我从酒柜中拿出一瓶库尔伯阿捷牌白兰地和一瓶布卡南牌黑色和白色的苏格兰威士忌，将它们交到左手，接着右手又取出三只白兰地玻璃杯和一个老式玻璃杯，拿到沙发前的小圆桌上。

回到酒柜边，从嵌入柜子下方墙壁里的小冰箱中取出一些冰块，然后在隔着桌子沙发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下。田所爱不释手地把玩着酒瓶，小心翼翼地揭开库尔伯阿捷的瓶盖，将白兰地倒入三人的杯中。

我低头默默地在老式玻璃中倒入苏格兰威士忌，同时放入冰块，开始慢慢品味。

田所贪婪地喝着，似乎在尽情享受白兰地酒经久的芳醇。他脸上有一种令人生厌的对快乐贪得无厌的人才会有独特的表情。他又给自己倒上一杯。

“上个月，有一批钻石被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往设在丸之内的名叫荷兰公司的贸易商社，但这两颗八克拉的钻石在东京机场邮电局临时存放时被盗。”

他似乎是若无其事地说道。

“哦，看来这人还没被抓到吧。”

我轻声问道。

被偷的钻石都是一颗就值五千万日元的精品，一颗为蓝白色，一颗是黑色的。

根据国际邮电条约的规定，邮递贵重金属时，包裹面上必须标明邮递内容和价格。这个挂号邮件上贴有荷兰海关的票据证明，并标明了这两颗已经过研磨加工的钻石值美元 25 万。由于钻石是课税对象，因此它被放入了机场邮局小件邮电科的课税邮件保管保险柜中。

当时是上月即 10 月 15 日的早晨。三天后的傍晚，当荷兰公司的经理和秘书拿着税款出现在机场邮局时，发现装有钻石的挂号邮件已从保险柜中不翼而飞。

保险柜的锁上没有使用螺丝刀等工具勉强打开的痕迹。而且，邮局规定白天保险柜不能上锁。嫌疑目标很自然地对准了与保险柜有关的邮局工作人员和正在出差的税关官员。但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

“您怎么看？”

田所浅笑着，问我道。

“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你们一伙干的好事。用钢针或是另配的钥匙即可打开保险柜，而这正是筒井的拿手好戏。而且，要不是你们干的，又何必费那么多口舌来跟我谈这事。”

我说道。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田所轻声说道，看样子对我的推理并不感到很佩服。

“四处撒网，其结果必然是四处收获。这回是一个从去年

起我们每月付他一万日元零花钱的机场邮局的小子，他透信给我们说课税邮件保险柜中有装着钻石的挂号邮件。”

“所以又怎么办呢？钻石太大了，没法处理，所以就跑我这儿哭诉来了，是吧？不过很遗憾，我这里可不是窝赃、买赃的地方。”

我叼上一支格尔贝佐蒂烟，崛川见状，象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猴子，很敏捷地打燃登喜路打火机，递到我面前。

“不对，我们不是求您这事——”

田所嘴还挺硬，随后他又放低声音，

“我们好不容易弄到手的钻石现在让人给盯上了。盯上它们的是大森的竹田组……他们发话说，如不让出一颗我们搞到的钻石，就要对我的部下不客气——把筒井和崛井一个一个地杀了。您也知道，遇上这事还不能跑警察局去要求保护，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到您这儿来了……”

“真是帮野蛮的家伙。”

筒井耸了耸肩。

“竹田组怎么会知道是你们偷了钻石的？”

我问道。

“刚才咱们说到的机场邮局的那小崽子，拿到我们给他的五十万日元酬金后，一下子变得气粗起来，居然在大森的夜总会里喝醉后撒酒疯。不巧，这家叫作红月亮的夜总会是由竹田组经营的。这个小崽子被带到夜总会的地下室后，还要跟别人横，得意洋洋地说机场钻石被盗也有自己的一份。真是个大傻瓜。他后来又被带到竹田组的事务所，经不住别人的一顿拷打，结果把什么都招了出来。竹田组一伙人把那蠢货说的录入磁带，最后用车将他碾死，但看上去只是一场车祸。”

田所浑浊的瞳孔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3

“那个邮局职员的名字是不是叫加山？要是的话，他应该是在第二京滨国道上被车撞死的，我读过那则消息。”

我说道。

“我们从没告诉过加山我们的真名和住处，双方联系的时候，总是我们单方面向他发出信息，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小心谨慎的了。可这小子好象曾跟踪过我们的车，找到了我们隐蔽的地方……连这种事他全都给招供出来了。竹田组一伙人拿着那盘录音带找着我们，让我们听了他的供词。他们要挟我们说，既然事情都已败露，就乖乖把钻石吐出来。”

田所的语调中已完全没有了尊重的口吻。

“那么，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我让他们给我五天时间。理由是我们把钻石放入了一个小邮包，寄给北海道的某个小岛上一个虚构的受领人，由于受领人情况不明，邮包迂回返回我处，这个来回约需五天时间。将邮包寄给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然后等着它被退回，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知道物品究竟藏在何处。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惯用手法，所以竹田组对我的理由没有生疑。”

田所说着，发出几声恶毒的笑声。

“嗯，我明白了。总之，你根本没打算把钻石让给竹田组。不过，我要是接手这项工作，你准备付给我多少酬金？”

我也毫不客气地问道。

“三百万。”

“我不干。”

“你是说价钱太低了？当然，我完全愿意付你更多的价钱，可你也知道，那么大的钻石要很快换成现金实在是太不现实了。要那样的话，这事很快会露馅。所以，目前的情势下，我的财政状况确实称得上捉襟见肘啊。”

“那快，你把白兰地酒钱给我付上，现在就可以走了。我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你说过的话，我绝对信守买卖上的规矩。”

我斩钉截铁道。

“喂，别急嘛。五百万怎么样？你要是能处理好这事，事后我们将再加五百万。请无论如何也要帮我们一回忙。”

田所搓着手，又用柔和的口吻央求道。

“这么说，前头的五百万就算是定金付给我罗？”

我的语气也缓和下来了。

“请您这就去我的隐蔽处吧。”

田所站起身来。

田所他们开来的车就停在离笹塚新公寓约二百米处的三新银行前头。这是辆不惹人注意的褐色丰田皇冠车。呆在驾驶席上的一个长得鼠头鼠脑的小个年轻男子装出很专注地看着体育新闻的样子。他的名字与他的人正好相反，叫作丸高。

“我们的车牌在伪造品里算得上是制作精良吧？当然啦，车检证也是与之相对应的伪造品。”

田所得意洋洋地说道。

皇冠车驶上甲州街道，跟着不息的车流前行。穿过了乌山小道、调布小道后，在府中的美军空军基地前向右拐入了人见街道。

街道的边上，还残留有很多旱地。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专为

美军服务的轿车修理车间，左边还可以看到竖立着好几具基地雷达的喇叭状天线。

田所的据点就在街道向右拐，向三鹰市方向开二百米不到的地方。那儿既是收费停车场，又兼轿车修理厂。前头竖立着石坂汽车的大广告牌。

与市中心不同，停车场只有一部小货车。用镀锌薄铁板搭制的临时修理车间里也只停着一辆挂有美军专用牌照的阿尔法·罗密欧 1300 旧车。

小修理车间的背后是一楼一底的住家。丸山把皇冠车停在了车场的正中央，这个停车场约可停十来部汽车。

这时一个穿着紧兮兮的西装裤的年轻女子穿过修理车间，来到皇冠车旁。她裤子上有明显的裂痕，却迈着自己绝对自信女子的独特步伐。

她略带栗色的秀发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瞳孔周围相形之下变得很暗。她那上唇微微上翘的丰满的唇部对男人有一股不可抵御的魅力。说她是美人并不夸张。这大概是田所新近接到手的女人。

“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田所问道。

“有个美国佬开来辆阿尔法·罗密欧牌轿车，让我们赶紧替他修好。”

“这算什么大事，赶紧说说竹田组那方面有什么动静。”

田所歪着嘴说道。

“他们打过一个电话，让你别忘了只有四天了。”

“是嘛。对了，介绍一下，这位先生是新入伙的……”

“我叫铃木，小姐请多关照。”

我打断田所的话头，用了一个假名。

“我叫石坂优子。您可别叫我什么小姐，我是田所的女人。实在抱歉。”

女人挑逗性地盯着我。

“真遗憾啊。”

“你长得可真精神，衣服也是上等货。不过可别自我感觉太好了，对我有什么想法的话，可得作好吃苦头的准备哟。”

优子大胆的眼波上下审视着我。

“明白了，夫人。”

我拿起优子的右手，将嘴唇重重地贴在她的手指甲上，并伸出舌头轻轻吸吮。

优子的身子微微颤动了几下，突然抬起左手一巴掌打在我的脸颊上。我很轻易地就抓住了她的左手，又把嘴唇移到左手指甲上。优子的粉脸立时变得铁青。筒井在一旁粗野地笑起来。

“行了，问候就到这儿吧，请进。”

田所不耐烦道。

4

坐落在修理车间后头的建筑物表面涂有便宜的灰泥，以便于伪装。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

我们进了宽大的客厅，优子给每个人倒上一杯西格拉姆牌基纳迪安威士忌。她在给我倒酒时装出怒气还未全消的样子，可她的眼神并没有骗过我，她在作假。

田所离开了客厅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约摸五百万的钞票沓。他把这些钱放到我的腿上，随后在我对面坐下，打了个手势让优子出去。优子被紧紧包裹在窄窄的西装裤下的浑圆的臀部美妙地晃动着，我一直目送着她走出房门。

“我不想破坏你的兴致，不过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实际上，除了竹田组的这档子事外，我还有事要有求于你。”

田所说道。

“酬金另付吗？”

“可以，不过得等到处理完钻石一事后。我保证。”

“咱们可别来空头支票。对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这两颗钻石就这样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要是不重新切割的话。要是重新切割的话，外观会远不如前，价钱肯定下跌，但只有这样才能不引起任何怀疑地卖给宝石店，换取现金。”

“的确。这么说，你需要懂钻石切割的行家罗。”

我说道。

“这两颗钻石都采用布里利安切割法。如用美式切割法的话，一个的价钱会跌到三千万，但这样绝对安全。”

“可我听说东京会切割钻石的匠人只有一个，要接下这么件危险的工作，我看他还没那胆子。”

“不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人。他叫山胁，早已引退，现正在镰仓过着逍遥舒适的日子……五年前他妻子死于交通事故，从此开始借酒浇愁。结果得了酒精中毒，手经常抖个不停，一次在干活时多切下三克拉钻石。这就是他引退的原因。但现在他的酒精中毒症似已完全痊愈，据说还在地下室里开了个小工场。宝石店店主们听说他已恢复正常，纷纷请他重起炉灶。但他害怕失败，再也不肯碰钻石一下。但我无论如何也要